

大江东去涛留痕

——镇江地名散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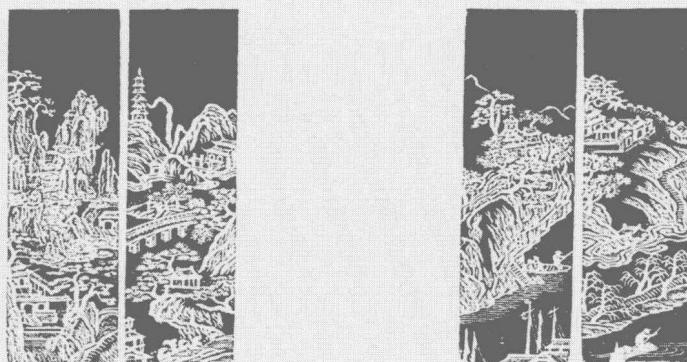


程天龙 著

大江东去涛留痕

——镇江地名散记

程天龙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江东去涛留痕——镇江地名散记 /程天龙著.

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6

(地名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81101-815-8/K · 51

I. 大… II. 程… III. 地名—简介—镇江市

IV. K29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7100 号

书 名 大江东去涛留痕——镇江地名散记
作 者 程天龙
责任编辑 王欲祥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 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nu.edu.cn>
E-mail nspzbb@njnu.edu.cn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960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22 千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1101-815-8/K · 51
定 价 28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

《地名文化丛书》总序

陆军 陈长荣

不难想象，在一个没有地名的世界里，人类将处于何等的混乱之中。而在日常生活里，谁又能没有与地名产生着联系呢？家乡的地名，时时散发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，犹如一束情感纽带，总会勾发起离乡游子的无尽情思；别处的地名，也会包裹着淡淡的异乡情调，引起人们的悠然神往和些许遐想。不过，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当被问起某一地名的含义之时，即便是那些非常熟悉或者每日置身于其地的地名，常常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此即所谓“熟视无睹”罢。这样看来，稍稍关注一下小小地名问题，似乎就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。

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。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，地名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，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。打开一幅区域、城市或乡村聚落的地图，那一个个地名，犹如满天繁星般地散落其上，呈现为耀眼的亮点。地名是活跃的文化细胞，之中透发着生命的气息，特别是那些蕴涵丰富的重要地名，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经络上的关键穴位，组成一道道文化脉络，传达出中国文化之深处的信息。地名之所以重要，就在于它包藏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。一个地名常常对应着许多传说和故事，在这种叠加式的层累之中，曲折地反映出该地生活面貌的本真。小小地名，有着这样深厚的积淀，它才得以用高度浓缩的形式，显露出一个地方之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状况。毫无疑问，地名之命名，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，在其生命的起点上，它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出生地之自然的和文化的胎记，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融。一地之名，赋予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以名称，保存了其所代表的土地的地形面貌，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，从而成为其自然生态的档案；同时，它又记录了各民族独特的生活内容，包含了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精神寄托，反映出该地民众的生存状态、活动轨迹、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。总之，地名是在长期实践之中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地之名，浓缩了该地的文化信息，解读其内的蕴涵，就仿佛寻找到了打开其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。

地名是一种文化遗产。诚如学者们所言，一切历史必定与某些地点有



关,因而都是地理的历史。从人文地理学上来说,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容以语言的形式而在地名上之残留,使其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。地名作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反映一地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,留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到认识,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。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,“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”,“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,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”。地名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化石,作为储存了大量文化基因密码的有机体,为我们提供了寻根问祖的良好的精神文化平台。人类不应该忘了自己的来路;我们对地名之时时触摸,就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追寻与怀念。

重视地名,是人类激活历史文化记忆的一种努力。作为写在大地上的历史,古人对地名的价值是有充分认识的。先人们用心地记载了大量的地名,从地名的音形义、历代沿革、命名规律诸多角度,也就是从语言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文化学、民俗学和民族学等层面做了很多的工作,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文献。在当下,充分而有效地运用那些有意味的地名,利用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遗产,以之作为乡土教材,能够成为一种鲜活的爱家乡教育的生动形式,这对于唤起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,也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。

在当前学术界、出版界重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深入挖掘的情形下,一大批关于地方文化的图书纷纷被投向市场。而对于承载了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,似乎尚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,虽亦有零星的书籍对某些地方的地名做了介绍,但往往流于或者仅仅满足于一长串地名的简单堆积和分类罗列,对于地名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尚远为不够,有待深入。因此,推出一套《地名文化丛书》,既显得必要,又适逢其时。《地名文化丛书》是开放性的大型文化丛书,本着“反映当地特点,富有文化蕴涵,格调清新高雅,写来别有风味”的主旨,以城市为单元,筛选出一批有意义的地名,写其历史沿革,写其文化变迁,着笔于人的活动,凸现其文化意蕴;以流畅之文笔,写精要之地名,辅之以图,图文并茂,互为生发,相得益彰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套丛书的出版,无论是就提升人们对于地名文化的自觉意识、深化地名文化的研究和利用而言,还是对于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来说,都将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。如此看来,作者和出版者所付出的辛勤努力,虽然算不上是从事什么藏之名山的伟业,但毕竟做了一项值得去做并且是颇有意义的工作。



楔 子

“人生鲜百岁，只有名常存”。每个人都有人名，每个国都有国名，每个地方都有地名。中国是个特别讲究“名”的国家，对一地之名的称谓尤为慎重，前贤是这样说的：

荀子说，“名定而实辨”；
庄子说，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；
管子说，“名者，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”；
孔子说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。

所以，地名的由来及研究貌似小道，实为大事，它集中地承载着各地历史、传统等文化信息，同时又传递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文明，有的则是与一些美丽的民间传说或有趣的乡俚逸事相关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和鲜活的内容，你一旦闯进去便如身入宝山，像阿里巴巴的四十大盗那样，在堆积如山的瑰宝面前眼花缭乱，流连不舍。就镇江而言，地名的由来和含义就极为丰富、极为复杂、极为有趣，它们大致有以下八个来源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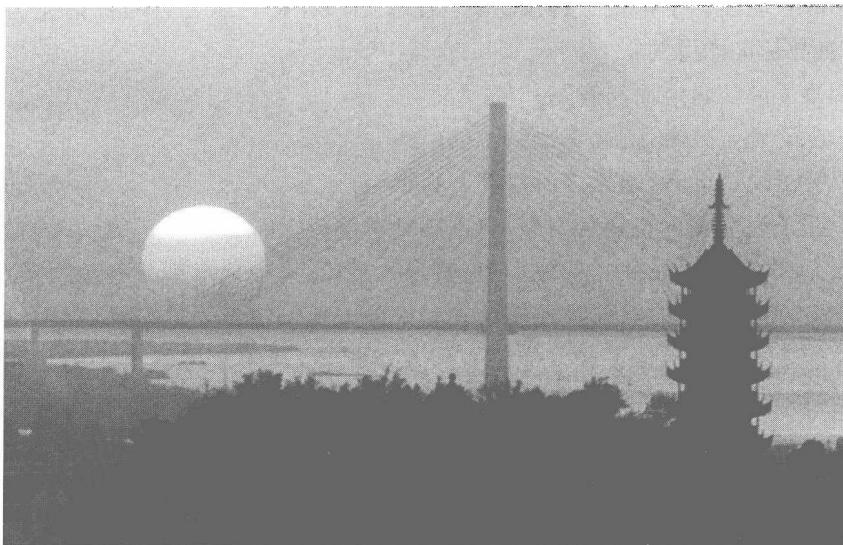
- 一、源于历史变迁，如镇江、丹徒、句容、丹阳；
- 二、源于名山大川，如金山、茅山、运河路、长江路；
- 三、源于三国文化，如东吴路、算山、乔家门；
- 四、源于六朝故事，如文苑、珥陵、檀山；
- 五、源于名人隐士，如宗泽路、梦溪园路、米芾广场；
- 六、源于民间传说，如华山村、望仙桥、槐荫村；
- 七、源于寺庙庵观，如清真寺街、弥陀寺巷、火星庙；
- 八、源于姓氏宗族，如赵家村、耿家庄、汤家湾。

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认为，地名是研究一地历史文化的“活化石”，地名也是文化遗产。透过地名的由来和变动的表象，我们可以追寻到地方政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，追寻到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及差异性，追寻到当地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，从而激发我们探索地方文明发展历程的兴趣，拓展我们的眼界和视野，增强我们对故国家园的研究和理解，同时，就更能焕发我们爱国、爱家乡、爱生活的激情！从2004年始，我国就启动了“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”，在2007年召开的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



议上,受到了高度的评价。从这样一个高度、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来看待地名文化,本书仅仅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开始。

下面,我们就轻轻掀开历史的帷幕,拨云见日,披沙拣金,探一探镇江一系列地名的奥妙和逸事。



金山塔代表历史,润扬桥引出未来



001

目 录

总 序/001

楔 子/001

斑斓名城话镇江

-  镇江/001
-  丹阳/007
-  句容/009
-  扬中/010
-  丹徒/011

千古江山扬美名

-  金山/015
-  焦山/017
-  北固山/021
-  南山/025
-  云台山/029
-  圖山/031
-  宝塔山/035
-  茅山/038
-  宝华山/042
-  长江路/045
-  运河路/050
-  西津渡街与小码头街/058



002

绿杨深巷

三国风云多印记

东吴路/065吕城镇/075练湖/076乔家门/078韦昭祠/082葛仙井/083

六朝风流落屐痕

陵口镇和石狮乡/085檀山路/091文苑/092寿丘山/093招隐寺/094

江左名城名士多

宗泽路/100梦溪园路和梦溪广场/103米芾广场/108丁卯桥路/110驸马庄/112季子庙/114钓鱼台/117伯先路/118珍珠广场和赛珍珠故居/122名人的居所/127



民间佳话梦魂萦

-  华山村/130
-  望仙桥和槐荫村/133
-  高丽山/134
-  瓦屋山/135
-  和畅洲/136
-  儒里村/1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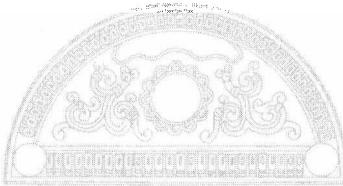
亭桥寺塔留佳话

-  镇江的亭名/138
-  镇江的桥名/148
-  镇江的寺名/155
-  镇江的塔名/167
-  镇江的洞名/175
-  镇江的泉名/181

街巷村舍遗逸闻

-  有趣味的巷名/187
-  藏龙卧虎的小巷/193
-  巷子里的传奇/198
-  村镇的故事/202

后 记/209



斑斓名城话镇江

镇 江

“大江西来自巴蜀，直下万里浇吴楚”。滚滚东逝的长江水，汹涌着，澎湃着，六千万年如一日地向东海奔去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“双核”——黄河、长江中的长江文化，同时在“楚地阔无边，苍茫万顷连”的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催生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名城——镇江。

镇江，顾名思义就是坐镇江防，镇守长江。有一则歇后语说“船头击鼓”，它的谜底就是“镇江”，其名自有一种不敢撄其锋、凛凛不可犯的威武之气。其地理形势群峰环抱，一江横陈，东有圌山关，近有焦山口，还有五峰山等形成江防要塞，座座山峰如一个个虎将扼控江防，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江南第一重镇。宋人汪藻说：“千山所环，中横巨浸，形胜之雄，控制南北。”陈亮也指出：“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，江旁极目千里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，而非若穴之藏虎。”陈亮是抗金英雄，军事上很有见地，他把镇江的地势喻为出洞的猛虎，居于可攻可守的有利地位。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取代东晋后，一直视镇江为“望海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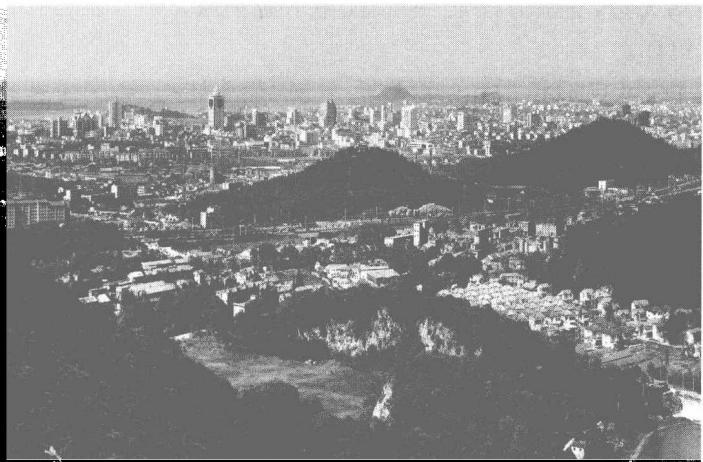


长江滚滚过镇江



江”、“内镇优重”，他临死前还念念于兹，遗诏说：“京口（即镇江）要地，去都邑密迩，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。”他是多么看重镇江的军事地位啊，一定要刘家的骨肉亲自镇守方才放心。

古代的许多地理著作、军事著作也纷纷在理论上论述了镇江在江防上不可或缺、不可替代的地位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引《江防考》云：“京口西接石头，东至大海，北距广陵，而金、焦障其中流，实天设之险。”唐代杜佑在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《通典》中说：“京口因山为垒，缘江为境，建业之有京口，犹洛阳之有孟津。自孙吴以来，东南有事，必以京口为襟要。京口之防或疏，建业之危立致。”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精辟见解。在苍茫的岁月里，镇江江面上的历史，就是由一场场战役组成的，就是由一个个战斗故事联结的，在江滩上、沙洲里，常常可以挖到断箭残矛和锈迹斑斑的盔甲、盾牌来，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”。慢慢掀开镇江的江防史，沿着江边看过来，一幕幕战争的画面便威武地展现在面前，使人有沧海桑田之叹。



米芾称镇江为“城市山林”

镇江的高资江面宽阔，在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战。北宋大将曹彬曾在此渡江灭南唐；清代在这里驻重兵把守，太平军与之血战数日，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，然后又渡江进逼六合，彻底打垮了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江北大营。

镇江的渡口是到苏北最快捷的地方。楚霸王项羽，在此率八千子弟兵北上灭秦，“项王熊豹姿，气欲吞天下。大呼渡江来，山岳如崩瓦”。

那是何等的拔山掣日般的伟力！渡口是几次改朝换代的重大战场。隋统一南北，大将贺若弼就是先占镇江，由渡口过江灭陈。贺在江中曾酌酒作誓：“弼亲承庙略，远镇国威，伐罪吊民，除凶剪暴。上天长江鉴其若此，如使福善祸淫，大军利涉；如事有乖违，待葬江鱼腹，死且不恨。”元末，朱元璋起义师，消灭了苏州张士诚后，由徐达率领大军从渡口过江，长驱直入元大都，



打得元顺帝仓皇北遁。

镇江的征润州江面，金山就在此孤立于江心。宋代，在这段江面上发生过两次大战。第一次是被称为“中兴武功第一”的黄天荡大捷，韩世忠的八千水师和完颜宗弼的十万水军在江面激战，梁红玉亲执桴鼓激励宋军，结果金兵大败，狼狈而逃。第二次是虞允文在此抗击金主完颜亮。完颜亮以六十万大军对二十万宋军，虞造出一种用脚踏推进器的蒙冲舰，在江中进退自如，金兵十分害怕。完颜亮为震慑军心，杀了数人，结果金兵内讧，杀死完颜亮后北溃。

镇江的蒜山江面有蒜山渡，晋代孙恩、卢循起义，由海入江，“战士十余万，楼船千余艘”，刘裕率精锐的镇江籍北府兵，将孙恩的军队从蒜山全部赶进大江，为日后称王打下了基础。

镇江北固山滨江地带是东吴孙权的水军营寨，战胜曹操八十万大军的东吴水军，就是在这里练成的。曹丕承父志两次伐吴，都是在北固山地段为大江所阻。他站在江北望着汹涌的江涛，无从飞渡，恨恨叹息道：“嗟呼，天所以限南北也！”晋代祖逖在此誓师北伐，击楫中流，他在江心大声叫道：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！”今日行至此处，仿佛这冲天一吼还震动着耳膜。

镇江的焦山江面是宋元焦山水战、明清水上大战的主战场。焦山水战宋军大败，直接导致了都城临安的陷落和南宋王朝的覆没。元军见宋军“舳舻连接，旌旗蔽江”，决计用火攻，结果宋军烧死溺死不计其数，江面上烟焰张天，篷樯俱焚。想当年惨状，真有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犹厌言兵”的长叹。清顺治十五年，郑成功率十余万大军，实施其“进入长江，捣其心腹”的战略计划，抵焦山后与清军大战，郑军砍断水下锁江铁链，焚毁江上清军木城。江面上弹矢乱飞，江水沸腾，清军四千余众只逃出百余，郑军得以占领镇江五十多天。



运河穿过镇江与长江会合



镇江的世业洲、江心洲、高桥洲都在江心。宋武帝刘裕曾率北府兵在江心洲渡江勤王，消灭了桓玄并最终登上了帝位。想当年，这支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队伍在渡江时是何等的威武雄壮，至今江心洲里还有刘裕的饮马池和走马堤。高桥洲是江上的著名通道。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和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，众多难民纷纷由此逃走。当初这江面上的大逃亡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衣冠南渡”，即北方的优秀人士在游牧部落的铁蹄践踏下，通过这条水道逃亡出来，将中原文化保存下来并在南方发扬光大。

镇江圌山江面是韩世忠抗金的另一处战场，至今圌山附近还有韩军用



圌山铁炮

的陶壶，称为“韩瓶”；韩世忠造的桥，称为韩桥；韩世忠住的宅子，称为“蕲王花园”。这里更出名的是鸦片战争中作为抗击英军的主战场。当英军大小军舰及运输船八十余艘出现在圌山关时，守军英勇奋战，直至弹尽粮绝，全部壮烈牺牲。恩格斯曾撰文高度评价镇江的抗英保卫战，他在《英人对华新远征》一文中说：“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，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。”

一江南北，消磨多少豪杰。镇江城古称铁瓮，临江倚山而建，是非常理想的江防城市、东南锁钥，于是镇江的江面上血流漂杵、江水尽赤的悲壮场面也就经常出现。清朝陈钰这样描述道：

山势蟠京口，雄关压上游。
夕阳空战垒，渔笛起孤舟。
霸业齐梁尽，江声日夜流。
凭高无限意，愁倚仲宣楼。

因此，镇江这个地名，以其战略要地、军事重镇的强烈色彩，从宋徽宗政



和三年(1113)叫起,历经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历史烟云,一直称呼到现在,既形象又贴切地道出了它的地理形势和江防要地的突出地位。

往上溯源,镇江在定名之前,还有过许多其他的名字,如“朱方”、“宜”、“谷阳”、“丹徒”、“京口”、“南徐”、“润州”,到宋徽宗时,升润州为镇江府,从此镇江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镇江这个地方,最早的名字叫“宜”。20世纪50年代,在镇江东面大港的烟墩山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,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只“宜侯矢簋”,圆口四耳,形似香炉,腹内有铭文一百二十余字,据郭沫若、唐兰、李学勤等著名学者考证,这一百二十余字的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南巡时封宜侯、赐土地的内容,以及宜侯感激颂扬王的恩德的记载。时间大致是太伯仲雍奔吴后,至第五世孙周章,因东征有功,周康王就将镇江一带名叫宜的地方封赏给周章,周章便成了宜侯。康王在位时是西周前期统治的强盛时期,史称“成康之治”,距今已有三千多年,因此,“镇江”地名的出现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。在古文字里,“宜”与“吴”是相通的,周封宜国,不仅表明西周强盛时势力已达江南的镇江地区,同时也证实了镇江地区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

春秋时期,吴国逐渐强大,吴楚争霸,镇江地处要冲,位于临江望海的帝国东方,成为常驻军队的地方,于是,“驻防”就因谐音而称为“朱防”、“朱方”。又有专家提出,是因为有虞氏封尧的儿子丹朱于此,是丹朱的封地,故名朱方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上有记载,吴王余祭出于争霸中原的考虑,收留了齐国的逃臣庆封,并将朱方作为封邑赐给庆封,楚国以此为由起兵伐吴,在镇江的地盘上发生了春秋后期著名的朱方之战,拉开了吴楚争霸的序幕。



长江边的春江湖广场



战国时，新兴的越国灭了吴国，楚国又灭掉越国，朱方改称谷阳。六王毕，四海一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车同轨，书同文。始皇东巡，以南京为起点修筑一条宽广的驰道，经过谷阳，直达浙江，同时还在镇江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。这些浩大的工程是由三千名穿着赭色囚衣的刑徒流血流汗筑成的，当时的镇江漫山遍野都晃动着赭色的身影，所以谷阳改称为“丹徒”，这名字一叫就是两千多年，可算是源远流长了。

三国时代是镇江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吴王孙权重视镇江在军事上的特殊地位，在丹徒西乡的京口里建筑了一座城堡，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，叫做京城，号称“铁瓮”，于是镇江又有了一个“京口”的名称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曰：“土山京口峻，铁瓮郡城牢。”古代称山上的高平之地为“京”，江水的出入处为“口”，这座铁瓮城就在山上的高平之地，山下就是北固山的江口，称之为“京口”就名副其实了。

西晋末年，北方混战不休，在战争、灾荒、饥饿的打击下，北方人士纷纷南下，史称“永嘉南渡”。据谭其骧先生的估算，当时自北方地区南移的人口总数不下九十万。中原许多士庶地主举族南逃，宾客、部曲及同乡同里之人也随同逃亡，每个流民群有数百上千之众。东晋政权为了维护南迁侨姓士族的利益，在侨人集中的地方设置郡县，当时从徐州一带来的移民多集中于镇江，因此将京口改称为南徐州，以区别于原来的北徐州，简称“南徐”，以后南徐便一直成为镇江的别名。谭其骧先生在《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、最多，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，则质量又最精。”这为镇江以后的文化兴盛和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。

隋朝统一南北，废除了侨郡县，南徐改称为“润州”，因为城东有一条润浦，因水而名。唐至宋初一直沿用此名。开宝八年（975），宋太祖赵匡胤将当时驻守在润州的一支镇海军改称为“镇江军”。这改称是有地理形势为依据的，因为在隋唐之际，镇江的焦山附近，有一个巨大的喇叭形出海口，就是长江奔向东海的“海门”，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站在焦山上吟过“烟散隋宫出，涛来海门吼”。因此，当地的驻军一直称之为“镇海”。到了宋朝时，由于长江下游泥沙堆积，海口南移，渐行渐远，海口已变为江口了，于是驻军由“镇海”改为“镇江”，这是“镇江”这个名字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。到了宋徽宗政和三年（1113），北方的金国不断南侵，军事形势日趋严峻，宋又升润州为镇江府，军事的名称改用为府治的名称，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叫法（元代又叫镇江路）。从此，镇江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

饶有兴味的是，中国名为“镇江”的地方还有多处，在辽宁的安东，有镇江山；与朝鲜的分界处有镇江堡；湖南芷江有镇江关等，都带有在当地镇住江汉河流的意思。

镇江下辖丹阳、句容、扬中、丹徒四县市，其中丹徒已于2002年4月撤县建区。这四市县均为江南著名古邑，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哺育了灿若星河的贤才俊杰，其地名的嬗变也是意味悠长、多姿多彩的。它们的得名和镇江一样，既是一种物质的存在，也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存在，精神和心灵的存在。



镇江如此多娇

丹 阳

丹阳的建制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(前221)，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。在古代，黄河流域被奉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，广袤的江南平原则被斥为蛮荒之地。春秋战国时，镇江地区叫朱方，吴楚争霸，楚国讨伐吴国，为维持军事交通，在朱方前线设置了“云阳驿”，史书上首次出现了丹阳的前身“云阳”这一地名。后来，云阳驿改为“云阳邑”、“云阳县”。秦灭六国后，“秦凿云阳北冈，截直道使曲，故名曲阿”。即秦始皇凿开现今丹阳新丰附近的“北冈”丘陵地带，北引长江水南下吴越，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苏南河段。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水利开发，为了免除河流湍急成为水患，修河时在技术上故意让笔直的河道弯弯曲曲，并将云阳县改称为“曲阿”。河道的修筑是异常艰苦的，大诗人李白曾亲眼在丹阳看到河工船民的血泪之状，满腔同情地写下这首《丁都护歌》：